

仰望泰山孔子庙

泰山之巅的孔子庙，古朴典雅，庄重肃穆。它是五岳中的独有，也是“五岳独尊”的鲜明标识之一，堪称泰山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。

春秋时代，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”的无穷魅力，深深地吸引了鲁国圣哲孔子。他生前多次率领弟子盘桓泰山，实地考察古代帝王的封禅之礼，足迹所至，行踪过往，留下孔子登临处、望吴圣迹坊、瞻鲁台、孔子崖、舜至孔登诸多遗迹。孔子游历泰山，视野阔远，胸襟敞亮，境界升华，故孟子由衷地发出了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赞叹。

明代嘉靖年间，山东布政使朱衡会同山东按察副使查志隆等有识之士，主持修建了泰山孔子庙，供奉“至圣”孔子，配祀“复圣”颜子、“宗圣”曾子、“述圣”子思和“亚圣”孟子。自此，登高朝拜泰山孔子庙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从而推高了儒家文化的泰山地位。然而，令人不解的是，之后的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时任泰安知州秦懋勋却倒行逆施，罔顾民众反对，拒听幕僚劝阻，无视泰山文化的包容性和连续性，偏离泰山儒学一以贯之的主轴，以神山与圣人不可同祀为荒谬借口，武断地下令拆除了孔子庙，一时舆论哗然，天怒人怨，糊涂官沦为千夫

所指的历史罪人。清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，在此起伏的吁请声中，泰山孔子庙得以在原址重建。迨至1980年代中期，破旧的泰山孔子庙再次复建，富丽堂皇，威仪凛然。

泰山孔子庙屹立不倒，令学子们心仪向往，趋之若鹜，无不将朝拜泰山孔子庙作为游学的必修课。当他们行至泰山天街东首的望吴圣迹坊时，仰首北望，极目所及就是高悬云端的孔子庙。但凡涉足此地的学子，无不怀揣一个共同愿望，就是通过礼圣，心智顿开茅塞，学业锦上添花，达到金榜题名、梦想成真的求学目的。然而，要迈进泰山孔子庙的门槛，必须甩掉先前攀爬6000余台阶的疲惫，重振信心，再鼓干劲，继续登陟180多个石级。相信，学子们通过艰难困苦的实践，皆能体悟通向成功的秘籍。

当学子们气喘吁吁地抵近孔子庙时，山门两侧石柱上的醒目对联映入眼帘：上联为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可以语上也”；下联为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宜若登天然”。上联摘录《论语》，下联出自《孟子》，为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泰安知县徐宗干所题。凝视这副巧对楹联，学子们既佩服徐知县的学识与才智，

又扪心自问读书是否做到了钻之弥坚，学业是否达到了拔乎其萃，从而受到启迪和激励。步入孔子庙，迎面的照壁玻璃框内，镶嵌着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绘孔子行教像碑石。注目孔子行教图刻，学子们不禁连连追问，出身贫寒、仅有家学浅底的孔子，为什么能够跻身杏坛，拥有弟子三千，被尊为华夏第一老师和伟大的教育家、思想家？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，孔子经历了怎样的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”磨砺过程，最终修成圣哲正果？这两问，学子们定会为之震撼，心得多多，收获满满。面对庙堂肃然而立，栩栩如生的“五圣”塑像，志向高远的学子们反观比照，检讨自我距离“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”的修身标准还有多远，如何才能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

孔子庙背后的陡峭孔子崖，据说系当年孔子慨叹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地方。学子们登上屋顶，环顾四野，俯瞰群峰，瞬间拉长了视线，拓宽了眼界，生发山外有山、天外有天的无限遐思。在这里，学子们沉吟良久，抑制不住心潮起伏，思绪飞扬。是的，圣哲将眼中的众山并立和万物共荣纳入了“仁”的范畴，将

雄伟泰山与崇高理想融为一体。正如崖壁所刻清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鸣清《题孔子崖》一诗中所云：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。”孔子的伟岸堪比巍峨泰山，泰山则因孔子而凸显神圣。孔子的一生与泰山密不可分，以致临终前还哀叹“泰山其颓乎，梁柱其折乎，哲人其萎乎”。孔子为之终生奋斗的华夏一统理想虽未实现，但他的精神遗产却被后世继承并发扬光大。

抬眼望去，孔子崖东南不远处，矗立着一座方正石砌北斗台，相传为缅怀孔子而建，于是“泰山北斗”一词横空出世。沉浸此情此景，学子们感慨万千。如今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儒学“普世价值”有机结合衍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已经广泛深入人心，夯实了国人的文化自信，凝聚成坚忍不拔的软实力。不可阻挡的是，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逐渐被全人类所认可、接受，“孔子学院”遍及天下，儒家学说播布寰宇。更重要的是，世界各国的高见人士反复比较后得出结论，认为全球的有效治理可以在儒家思想中找到答案，孔子则被国际学界公推为思想领域的泰斗。

当学子们下到天街再次仰望泰山孔子庙时，突然发现高大了许多。

□赵学法



想看一百次大海

□张梦伊

“我们一心渴求，翱翔于浩瀚无垠，却总可望而不可即，我们需要忠贞不渝，无论前途后路，不必去看，任由自己沉溺在摇篮中，如同摇曳在海上的扁舟。”我喜欢大海，蔚蓝大海可以抚慰心灵的伤痛，释放自由的灵魂，让人放下所有，做最快乐的自己。作为一个生长在泰山脚下的人，或许是因为生活一直与海无缘，让我对海边有着更深的向往。于是，海不来见我，我自己去见海。

第一次看海，我好像走进虚幻缥缈的梦境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宏伟，感知到生命的辽阔。金色的沙滩仿佛柔软的床铺，让我沉浸在天然的宁静之中。我看到了汹涌的波涛，更看到了生命的自由。成群的小鱼在水中游弋，海鸥盘旋在蓝天间，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画面。

第二次看海，我体会到海的变幻莫测。有时微风拂面，有时狂风呼啸，这种变幻宛如人生的起伏，教会我在风雨中保持内心平静。翻滚的海浪不断涌上沙滩，每一次拍打，都像交响曲里蹦跳的音符，让人陶醉其中。

第十次看海，我感知了海的味道，带着淡淡的咸味，大海的呼吸扑面而来。沙滩是大海给人的礼物，细沙轻柔地在脚下滑过，让人与大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

第五十次看海，我开始思考辽阔和微小的含义。无垠的海天之间，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都微不足道，却又闪烁着独有的光芒。在大海的怀抱中，我找到了心灵的宁静，找到了对生命的热

爱，也找到了对自然的敬畏。我将心事向大海倾诉，仿佛与朋友述说故事，一次次沉浸其中，如醉如痴。

大海是永恒的诗篇，是心灵的驿站，是生命的赞歌。我想看一百次大海，因为每一次看海都是心灵升华、灵魂觉醒的过程。在大海的梦幻中，我发现了内心深处那份对未知的好奇。每一片涛声、每一缕海风，都好像大自然在向我述说一个神秘的故事。透过海浪，我仿佛看到时间的长河，领悟到生命的奥秘。

大海让我懂得，生活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像海水一样，时而温柔，时而狂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会了面对挑战、拥抱变化，就如同迎接每一次潮起潮落。

深蓝的海水宁静而深邃，湛蓝的海水透着清澈与纯净，碧绿的海水蕴藏着生机与活力，梦幻的海水让人陶醉在浪漫之中。四种海水交织在一起，让我明白情感亦如此，丰富而多变。

每一次与大海相遇，都是生命的一次成长。我喜欢大海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浩瀚和美丽，更因为它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起的涟漪。无论生活如何跌宕起伏，我都愿意像大海一样，保持宁静与豁达。

很喜欢村上春树会生的一段话，“不是所有的鱼，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”，人各有不同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只来一次，当然要看喜欢的风景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要做自由的小鱼、飞翔的海鸥、翻滚的海浪、炫目的泡沫。

三代人的石碾情

□杨蕾

姥姥家小区里有一个石碾。这种老物件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更何况是在城市里。不觉间，这个石碾已陪伴了我家三代人成长，它被时光打磨得愈加滑润，有时我甚至会想，如果石碾有生命，它是否会怀念那些过往岁月。

如今，姥姥家变成了舅舅家，我每次去总会特意经过石碾，如同去看望一位长辈。若能赶上有人在用碾，我倒是乐意驻足看一会儿，石碾转动时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声，就像一曲古老的歌谣，常令我想到姥姥压碾时的背影。姥姥是小脚，走路来身体略微摇晃，可干起活来特别麻利。小时候，我曾陪姥姥推碾，起初还愿意跟着转几圈，可是过不了多久就没兴趣了，这时姥姥就会给我钱，让我去小卖部买糖吃。等我挑来拣去终于选好了喜欢的糖，姥姥已经干完活了，她把粮食放在小推车上，我只管和她一起推回家就好了。

有时，我会和母亲聊起石碾，在她的儿时记忆中，家家户户都指望着重碾压粮食。胡同里没几个石碾，为了能早干完活，提前去占碾成了一件约定俗成的事，甚至有人会放一把马扎代替人排队。推碾终究是个体力活，于是，石碾偶尔也充当了月老的红绳。母亲告诉我，当年表舅为了追求表舅妈，经常“凑巧”遇上人家推碾，于是就捎带着帮忙。不知石碾究竟转过多

黄土地上的爱与相守

——电影《隐入烟尘》观后感

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电影《隐入烟尘》男女主角——马有铁夫妻一贫如洗的生活绝不是这句话的演绎。他们相濡以沫，卑微地经营着捉襟见肘的日子，虔诚地耕耘着一个个希望。

土坯墙上，窗洞内一张铁锹掀开了影片序幕：本世纪初，我国西北部乡村简陋的土坯房内，一场婚事在双方简单直白的筹划中直奔主题。

曹贵英身有残疾且小便失禁，跟随哥嫂生活，却住在木棚内；马有铁父母双亡，有金、有银两位哥哥去世，年过半百仍单身一人在富有的三哥家帮工。他们经人撮合，借住在乡邻房子里，结成了一家。

乡村拆迁，乡邻急欲拿到拆迁补偿，还要马不停蹄地回广州打工，催促他们立即搬出。没有房子，夫妻二人冒酷暑打土坯、编苇箔，抹泥筑墙，终于盖起自己的家。贵英满腹感慨：“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自己的

家，睡在自己的炕上。”没有家禽，他们就借鸡蛋孵化；没有地，他们就租，洒下汗水播种，披星戴月收割；马有铁身上流淌着稀少的“熊猫血”，被拉到酒店外抽出，救活了收购全村粮食却欠债不给的人的老母……他们的希望在等待中渐渐滋长，他们的真爱足以暖化生活的艰难。没有指责计较，没有怨天咒地，他们一直在努力耕耘，守候着黄土地赐予的一切。

但等在前方的依旧是生活的苦难：夫妻耕种一年的收入被收购粮食的富商克扣，扣除借大衣的160元，再扣除除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的1500元，剩下的2470元就是他们辛勤劳作一年的收入。

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，卑微、隐忍、挣扎地活着。大地上总有一股烟尘莫名其妙地浮起，再悄无声息地消失，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消亡如此微不足道，恍若沙尘落地，在与不在都不会引发

什么关注。

但马有铁却是那么诗意而有哲思地活着，这也是他生命中最亮丽的色彩：他心疼一头驴子能否吃得饱，打动了常年遭受冷落的贵英；他带着新婚妻子给亡故的父母上完坟，催促贵英吃上过供的食物，“后人不吃，先人不得”；他和贵英被拉到县里献血，经过服装摊，想的是给贵英买件长衣服，遮住尿湿的裤子；他赶着驴子犁地，犁耙上不是压着石头，而是贵英坐在上面，和他絮絮叨叨；他们辛苦打下的土坯被暴雨淋湿，夫妻俩心急如焚，跌跌撞撞摔得满身泥水，叫天不应、呼地不灵，他看着哭笑不得的妻子反而笑着说：“瞧瞧你，连哭带笑，鼻涕揩尿。”一个绝望拼命的人生生命弦绷得太紧，除了哭不应该哭？孵化箱里的鸡仔就要出壳了，他让贵英好好看着，“这些鸡娃子第一眼看见谁，就认谁当妈妈”；他摔翻了坐在土里，“土都不嫌弃我们，我们还能嫌弃土吗？”麦子收进家

□冉令香

时光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

2022年1月8日，泰安第十二中学1969级2班的同学在岱下聚会，纪念高中毕业50周年。远道而来的同学王钦东微信发给我高小毕业、高中毕业时的同学合影，让我欣喜无比。回望逝去的岁月，如梦如幻的中小学习生活好像就在眼前。

王钦东年届古稀，现为省政府农业专家顾问团成员、省电视台与省广播电视台特聘专家、省科技咨询中心特聘专家，是我上高小、初中、高中时的班长。

高小毕业照是1966年在今岱岳区孙家沟村关帝庙大殿前拍的。由南山而来的

溪水穿过村庄，唱着歌儿、弹着琴弦绕过关帝庙，载着我们的梦想流向远方。

高小毕业时，学校从县城请人来拍毕业照。我苦于没钱加洗，50多年后才见到这张合影。那年我13岁，这是我最早也是大多同学出生以来最早的留影。去年，我到照相馆将微信相册里的高小毕业合影照片放大、加洗，送给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同学，个个稀罕得不得了。看看毕业照上我们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裤，感慨颇多。

1966年考初中，老师押宝的作文题是《毕业后的志愿》，文眼要求“一颗红心，两手准备，把祖国的需要当作第一志愿，任祖国挑选”，写自己如果考上初中如何如何、考不

上如何如何。记得我《毕业后的志愿》最后一句是：“如果我考不上初中，希望到村科技队当一名林业技术员，把故乡的荒山变成花果山。”结果，高小毕业后，我和全班同学都成了人民公社小社员。

1968年，我有幸考入泰安第十二中学。学校没院墙，四周是田野，校舍为平房。那时，初中、高中学制为2年。1970年12月，读高一的我在全国青年参军热潮中到陕北野战部队为祖国放哨站岗，此行一去十七八年。所以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的高中毕业照上没有我。

这张高中毕业照片上没有老师和校领导，是1971年12月11日全班同学自发组织爬泰山归来拍摄

的。老同学至今还常说起那次爬山路上，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互帮互助，一路欢声笑语的往事。

50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2022年1月8日，我们班毕业时的43名同学，除了病、亡和省外的都来了。我们在岱下饭店里，围坐在可容纳三五十人的圆桌旁，忆往昔，话未来。女同学杜秀兰的儿子是专业摄影师，忙着为我们录像、拍照。惜别时，他送我们每人一张集体合影大彩照，笑意写在我们脸上，个个欣喜无比、幸福无比。翻阅手机相册里50年前的黑白照片和高中毕业50周年后聚会的彩照，恍若隔世。时光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，老照片、新照片是岁月最美的见证。

□赵家栋

